

眾靈匯聚之所—秘魯宗教藝術踏查

108年度國藝會海外藝遊專案

魏澤

2019年上半旬，60天的旅程，我以踏查宗教藝術之名，追逐著人類信念與意志的具象表現，繞著秘魯各城市獨行了一圈。

旅程分為三個階段，以第一階段以中部偏東省份為主，以秘魯原住民族Shipibo人原居住地，烏卡亞利（Ucayali）河流域上的普卡爾帕（Pucallpa）市為主，接著前往中部山區的萬卡約與阿亞庫喬兩地。第二階段則以北方海岸莫切之路沿途古代遺跡，以及北方聖湖的薩滿巫師為目標，由阿亞庫喬經由利馬轉車，輾轉來到北方沿海的特魯希略、奇克拉約、皮烏拉等市，以及北方聖湖所在地，薩滿巫師聚居的宛卡班巴小鎮。第三階段則以秘魯東南方安地斯山脈重鎮—庫斯科為主軸，參訪城市內的遺跡，參與三大宗教祭典，再前往有著秘魯民俗之都別稱的普諾，以及南方重鎮白城阿雷基帕，再返回利馬畫下旅程據點。

觀察主題以宗教崇拜作為主體，但在宗教信仰形式方面沒有設限，分為三個方向，首先為前哥倫布時期的文物，其中有不少與巫術、墓葬及薩滿信仰有關的物品；其次為天主教文化與當地信仰結合產生的有形無形創造；最後為薩滿信仰在當代的實踐。

附註：文中使用圖片皆為筆者旅途中拍攝，若引用報告中任何文字圖片，請註明出處並知會。

zewe.visualhistory@gmail.com 或 www.ze-wei.com

利馬 (Lima)

利馬是秘魯首都，全國最大的城市，政治，文化，金融與商業中心，擁有900多萬人口，同時也是美洲第三大城市，僅次於巴西聖保羅與墨西哥城。它由西班牙征服者佛朗西斯科·皮薩羅 (Francisco Pizarro) 於1535年1月18日建立，城市中心舊城區有著許多古蹟建築，大學與高等教育機構林立，是美洲大陸高等教育學府最集中的地方。其中聖馬爾科大學是全美洲最早創立的高等教育機構。但也因為各地居民湧入而人口過度集中，超過城市負載能力，因此交通壅塞，污染嚴重，治安不佳，犯罪案件是日常生活的常態。

5月11日航班抵達利馬後，我先在當地待了將近一週時間，購置器材進行行前準備，拜訪友人並與希望拜訪的對象聯繫。這段期間也抓緊時間參觀了幾間博物館與展覽，並拍攝文物等創作參考資料，例如以前哥倫布時期文物收藏聞名的拉科博物館 (Larco Museum)，中央儲備銀行博物館 (BCRP Museum)，紀念秘魯80年代恐怖主義活動受害者的紀念館 (Lugar de la Memoria)，民俗音樂學校 (folk music school)，全南美洲最古老的大學—聖馬爾科大學及其中附設的考古博物館與美術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利馬國家博物館，利馬藝術博物館，拍攝聖母聖殿的神像與祭壇等等。同時也抽空參觀了秘魯友人藝術家Marco Pando的當代藝術展覽，以及友人Carolina Cardish在西班牙文化中心策劃的攝影展。



中央儲備銀行博物館 (BCRP MUSEUM) 的收藏室

此外，也拜訪了利馬友人攝影師Alexis與其家人。Alexis過去曾長時間協助利馬當地的秘魯原住民Shipibo人社群進行計畫，這週在其陪同下前往利馬Cantagallo區的Shipibo人社區，訪問去年十月已拜見過的關係人，Shipibo社區Toe（曼陀羅）薩滿的女兒Luz。因其父親這段時間剛好回到原生地普卡爾帕市，不在利馬，因此約定7月初回利馬後再次前往拜訪。

一切準備就緒，接著搭乘17號下午13點45分的班機，前往下一站普卡爾帕（Pucallpa）市，開始為期近兩個月的環秘魯之旅。



關係人LUZ家外庭院種植的曼陀羅樹



利馬美術館內的展覽



利馬聖母聖殿內祭壇



利馬聖母聖殿內祭壇



「奇蹟之主」壁畫，每年10月在利馬舉行宗教遊行。

普卡爾巴 (Pucallpa)

17號下午抵達旅途第二站—普卡爾巴市，當天下午休息整備並聯繫當地薩滿，準備隔天的拜訪。普卡爾巴市是亞馬遜雨林區中部城市，人口約有20多萬，連接亞馬遜沿河重要城市，是烏卡亞利河岸最大的內河港口，主要經濟活動是漁業，農業，畜牧業，生態與文化觀光，也是亞馬遜地區木材貿易業的重要樞紐，原住民Shipibo-Conibo人的家鄉。其中，普卡爾巴市的Yrinacocha湖沿岸，以及城市近郊的卡亞俄港 (Puerto Callao) 不僅是船運集散地，也是觀光遊憩與水上活動勝地，湖旁及港口旁是Shipibo人社群聚居地。

網上事先預訂的民宿位在Yrinacocha湖旁，外觀近似台灣南部鄉村平房，離傳統市場相當近。該區景觀也與台灣鄉村景觀近似，只是除了機車與公車外，路上多見三輪車與摩托車作為交通代步工具。



房東ACOSTA一家及友人

房東Acosta一家熱情歡迎我的到來。隔天一早在房東兒子Alfredo Acosto與其女性友人陪同下，騎機車前往當地薩滿的聚居地—位於Yarinacocha湖畔的Shipibo人社區，聖法蘭西斯科原住民社區 (Comunidad nativa San Francisco)。路上經過不同鄉間社區，戲水遊憩地點，以及大片原始的農田。抵達聖法蘭西斯科社區後，我們挨家挨戶地詢問，但得到的答覆大多是「薩滿不在家」，原來當地的薩滿白天仍會到當地市區

工作，傍晚時才回到離市區一個多小時船程的社區。好不容易詢問到當地一位薩滿的電話，對方在得知要進行拍攝儀式後，委婉地拒絕了我們的訪問請求。最後，Alfredo 聯繫上他的一位薩滿朋友，得知當天有儀式舉行，臨時敲定半夜前去他的治療中心，拍攝Ayahuaska死藤水儀式的進行。



聖法蘭西斯科社區內，正在製作陶器的SHIPIBO族婦女



聖法蘭西斯科社區內，有許多以SHIPIBO人傳統手工藝為特色的展示中心

當天下午我在Alfredo的陪同下參觀治療中心，拜訪身兼薩滿的負責人，隨後回住處準備器材，晚上九點抵達治療中心，先至供訪客留宿的小房間內等待，待到儀式時刻，參與者即往庭院中央的大型圓形棚屋集結。棚屋中裝飾著大幅的耶穌與天使畫像，地板鋪著地毯，圍著牆壁鋪設了十幾個睡墊，最中央則是薩滿與其助手的位置。從外表看來，參與者大多為秘魯人，只有一位西方遊客。



儀式進行中

儀式開始時，薩滿先使用西語與google翻譯，簡單解說儀式的進行過程與個動作的意義後，首先手持銅劍，分別朝四方唸誦咒語，做砍切動作，象徵將棚屋內外四周的邪靈穢氣斬除，接著以香菸分別噴在每個參與者頭上，唸誦咒語，有淨化與保護的含義。接著將日光燈熄滅，僅留燭光，將裝在瓶子裡的死藤水唸誦咒與淨化後，讓每個參與者分別以小杯飲用死藤水。

解說時薩滿提到，死藤水已經過特殊調製，變成巧克力口味（或嚐起來像巧克力），我為了保持清醒拍攝而沒有飲用，無從得知味道如何。大部分參與者在飲用第二小杯死藤水後，即走出棚屋嘔吐，或發出各種奇怪的聲音，有些人則躺下來，似乎睡著了，那名外國參與者似乎覺得藥效不夠強烈，又多要了一杯。不一會，薩滿將燭火吹熄，棚屋陷入一片黑暗，四周騷動也漸趨平靜。本以為這就是儀式全部過程了，過了半晌，突然薩滿與助手開始搖響沙鈴，唱起儀式歌曲，敲擊木琴般的樂器，並多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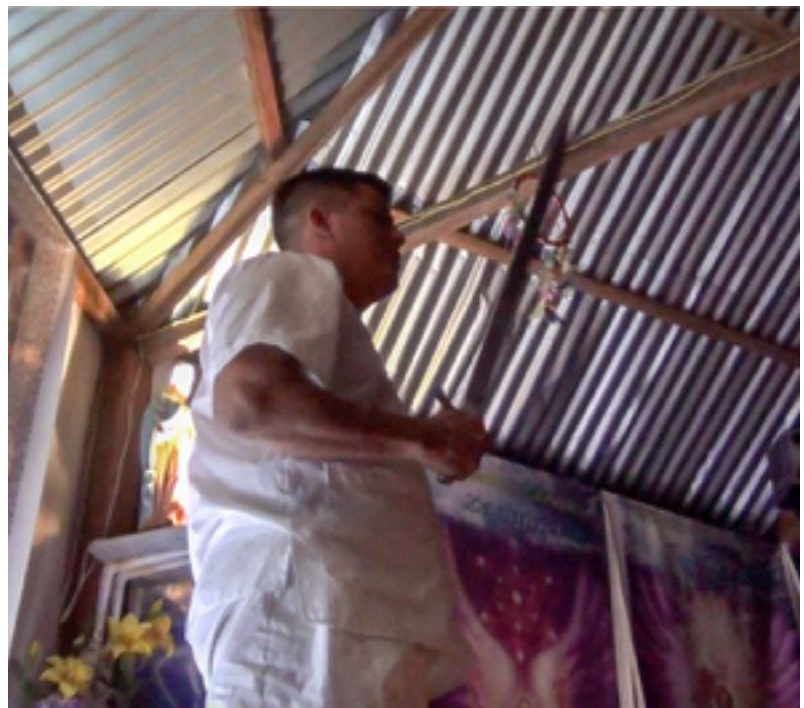
含香煙噴向參與者。如此進行約一個小時，四週靜默下來，參與者似乎皆進入夢鄉，看看時間竟已是凌晨四點。已經奔波一天又整晚沒休息，我也體力不支倒下，沈沈睡去，直睡至早上六七點，Alfredo來尋。



ALFREDO, 我與主持儀式的薩滿



參與者拍攝下我與另一名非秘魯籍參與者



儀式進行中，薩滿以金屬劍向空中行砍殺的動作

綜觀整個儀式過程，比較行前所調查的一些資料，不難發現其中摻雜了許多全球化與商業元素。形式化的包裝，浮誇的唱誦聲與祈禱動作，整個像一場表演。沒機會訪問到參與者，但若傳統的薩滿文化是在過去的部落生活中產生，那或許這場商業化的儀式表演，也算相當符合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社會特色。



AGUSTIN RIVAS 紀念博物館

接著兩天的行程則是探訪位在國家公園內，收藏當地文物的民族志和自然博物館（Pucallpa National Park and Regional Museum-Ucayali Museum）以及收藏原住民藝術家Agustin Rivas 雕刻作品的紀念館。此外也以步行的方式沿途觀察市中心市區，包括普卡爾巴大教堂Catedral de Pucallpa，附近有shipibo人專屬工藝區的市集，原本也想看著地圖前往三大Shipibo社群之一的聖克拉拉社區（Comunidad Nativa Santa Clara），但步行途中經過的區域太過危險而作罷。回程路上看到一群藝術家在亞馬遜大學外畫圍牆，好奇詢問，原來是當地亞馬遜藝術家群體策劃的亞馬遜藝術祭典。



亞馬遜藝術家正在為藝術祭典繪製壁畫



8月11日社區內的現代化高腳屋

21日早上起了大早，打包好行李後步行前往Yarinacocha湖旁，三大原住民社區之一的8月11日社區（Comunidad Mestiza 11 de Agosto）探訪。這區由於旅遊業發達，沿途所見許多高大氣派的高架屋，做為餐廳與旅館等用途，失卻了原民部落的生活景觀。途中還遇到女性的旅遊警察關切，怎麼自己一個人旅行？短暫步行不到半小時即下起雨。來匆匆回到住處拿行李並搭乘嘟嘟車前往車站，搭乘當天下午一點的長途夜間巴士，前往秘魯中部城市萬卡約（Huancayo）。

萬卡約 (Huancayo)

萬卡約是秘魯中部高地胡寧(Junin)省省會，人口約38萬，是秘魯第五大城市，也是整個秘魯中部安地斯山脈地區的文化與商業中心，以手工藝品和周圍城鎮的眾多節日而聞名，市區景觀以現代建築物為主，殖民建築所剩不多。此區最早是萬卡 (Huanca) 人聚居地，後被併入瓦里(Wari)王國，又被印加帝國征服。1534年西班牙殖民者來到後，曾以萬卡約附近的哈烏哈 (Jauja) 作為臨時首都，直到皮薩羅時代，才以利馬取代首都地位。



薩雷西亞諾·文森·拉塞圖博物館



薩雷西亞諾·文森·拉塞圖博物館內部，有許多精美的模型及標本，以場景的方式呈現

22號清晨抵達萬卡約，住宿在Pucallpa屋主在萬卡約的朋友Liseth家。第一天在Liseth，以及友人Sheyra與Johnas陪伴下拜訪了考古博物館，薩雷西亞諾·文森·拉塞圖 (Museo Salesiano Vicente Rasetto) 博物館，以及近年新落成的恐怖主義活動紀念館Lugar de la Memoria，石雕公園等地，傍晚拜訪當地友人Johnas家。

在利馬拜訪友人Alexis時，與他和出身自哈烏哈地區的家人閒談時，曾提到該地區每年舉辦的團踏達 (Tuantada) 祭典，沒想到在萬卡約路上，竟能巧遇當地居民在自己社區舉辦的小型祭典。現場有著一組樂隊及二三十位舞者，規模雖小但陣勢一點也不馬虎。一旁塑膠椅上擺放了一尊阿馬·克里斯蒂 (Arma Christi·結合梯子造型和多種裝飾品的十字架像，據信有驅邪功能，流行於南美洲地區)，或許是為了紀念某個天主教聖人的生日。

團踏達舞起源自秘魯中部胡寧(Junin)省，距離萬卡約(Huancayo)45分鐘車程的Yauyos (哈烏哈/姚約斯)地區，於2012年被宣佈為秘魯國家遺產。這種舞蹈最早起源可追溯至印加時期，並在西班牙殖民後融入歐洲舞蹈與基督教元素，目前於每年1月

20日聖塞巴斯蒂安節舉行。Alexis家族來自哈烏哈地區，每年年初都會回鄉參加祭典。據他描述，祭典進行時會先以村為單位，每個村莊或街區的舞團先進行巡街一番，接著集結到市區中央的大廣場一同跳舞。各村樂隊也會聚集在一起演奏，光樂手人數就高達600多人！場面想必相當壯觀。



圓踏達舞蹈中的「西班牙人」與「萬奇塔」角色

祭典中的舞者分為幾個角色：

1. 西班牙人（或王子El Principe）：代表位於總督政府社會結構頂端的西班牙白人，它的權力受到庫拉卡（curaca，農村氏族公社領導者）和原住民社群力量的限制。
2. 萬奇塔（La Chupaquina或Huanquita）：代表肖沙-萬卡(Xauxa-Huanca)貴族的原住民女士，西班牙人的愛人，舞蹈優雅並展示財富和權力。
3. 體面的楚托（El Chuto Decente）：祭典重要角色，舞蹈特性為滑稽與諷刺，代表土著貴族或混血兒（Mestiza）。他們使用肖沙-萬卡方言，渴望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4. 瓦提亞（Huatriila）：形象近似楚托，它代表了肖沙-萬卡族群農民，屬於低下階層成員。

5. 阿根廷人 (El Tucumano) : 代表著通過貿易旅行, 將秘魯與阿根廷拉普拉塔市連結的勇敢驢子商人。
6. 哈密爾 (El Jamille) : 安地斯高原(Altiplano)的草藥治療師, 據說來自玻利維亞。
7. 侯希娜 (La Jaujina) : 代表西班牙人與原住民貴族結合所誕生的女性混血兒。
8. 瑪麗亞皮莎娜(La Maria Phishana) : 代表活潑健談的老年女性, 狡猾與長舌使每個人都感到茫然無措。
9. 老人(El Viejito) : 代表個性溫和的老年男性。在舞蹈中, 他讓自己被伴侶瑪麗亞皮莎娜戲弄, 牽著鼻子走。



阿馬．克里斯蒂十字架



體面的楚托

通過團踏達舞蹈, 居民以諷刺的形式模仿西班牙征服者形象, 也呈現殖民統治下的社會階級與當地人民心境。參與者使用金屬絲網面具, 特殊服裝, 鬍鬚和塗白色膚色等方式進行裝扮。一些參與者將褲子捲到膝蓋上, 模仿西班牙殖民者的刻板形象。每個角色都有它的特殊舞步, 即使沒穿戴服飾或面具, 憑藉其舞步也可以辨認出扮演的角色。據說, 這個祭典還有個不成文的習慣—參與者會盡情暢飲啤酒及酒精飲料, 直至爛醉不省人事。對當地居民來說, 不失為盡情狂歡抒發壓力的好機會。

隔天在友人Sheyla與Junnas的陪伴下，前往拜訪萬卡約近郊的瓦里威爾卡（Wari Willka，或稱Huari Villka）遺跡。瓦里威爾卡是萬卡人的聖所，也是萬卡傳說中第一位男人與第一位女人出現的地方。萬卡人崇拜創造神維拉科查（Viracocha），也崇拜當地的神靈—火山神瓦雅洛·卡瓦丘（Huallallo Carhuancho），聖所裡則祭祀獵鷹。印加人征服該地區後，命令萬卡人建造太陽神殿，但也允許瓦里威爾卡維持運作。西班牙殖民者來到此地天主教傳入，當地人原本的信仰被視為邪教異端，聖所遭到廢棄，但直至現代仍有不少薩滿或祭司使用此處作為儀式進行之處。

一旁的遺址博物館收藏了祀奉猛禽的祭司木乃伊，根據考古調查，那是一位年約20歲的女子，腳邊還有著綁在一起的猛禽骨骸。瓦里威爾卡遺跡內也有祭祀時囚禁犧牲者的牢籠，以及兩顆神樹，聖所附近有一處噴泉，是萬卡人傳說中第一對男女先祖誕生之處，據信情侶或夫妻們若啜飲此噴泉水，即能保證對彼此忠貞不二，變心的那一方將遭受詛咒死去。

當晚在Liseth家與友人一同暢飲當地特產的牛奶酒（Leche de Moja），看著電視頻道大跳萬卡約特色的Huaynos等舞蹈，酒酣耳熱之際離別時刻來臨，只能依依不捨道別，晚上九點搭上夜車，前往下一站城市—阿亞庫喬Ayacucho。



猛禽祭司與萬卡人女性領導者



瓦里威爾卡遺跡（局部）



瓦里威爾卡遺址博物館內，有猛禽骨骸綁在腳上的年輕女性遺骸



瓦里威爾卡遺跡（局部）



遺跡內關押獻祭犧牲者的小室



教堂內造型奇特的神壇



恐怖主義犧牲者紀念館內的陳設



恐怖主義犧牲者紀念館內的陳設



恐怖主義犧牲者紀念館內的陳設



恐怖主義犧牲者紀念館內的陳設

阿亞庫喬 (Ayacucho)

經過一夜顛簸，終於在5月24日清晨抵達阿亞庫喬。早晨空氣清新，城市景觀宜人，很難想像這座群山環繞，有著43座殖民風格教堂的美麗城市，在80年代祕魯共產黨恐怖主義攻擊肆虐時，是受害者眾多且最受波及的地方。

秘魯共產黨 (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ú)，常被稱為光輝之路 (Sendero Luminoso)，是非法極左翼毛派政黨，由阿亞庫喬大區前大學哲學教授阿維馬埃爾·古斯曼 (他的追隨者以他的化名「貢薩羅主席」稱呼他) 於1960年代末創立。他是秘魯共產黨 - 紅旗 (從原秘魯共產黨分裂出的組織) 的原領導人之一，其授課內容構成了光明之路的毛派武裝學說，目標是以「新民主」取代資產階級民主，並相信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引導文化革命，並最終引發世界革命，可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1980年該黨開始從事反政府武裝活動，施行對農民與工會領袖，民選代表，警察和軍事人員，最窮的平民，甚至對動物的暴力攻擊，以及對私有財產和國家基礎設施的破壞，例如炸毀高壓塔，破壞建築物，道路，橋樑，鐵路，煉油廠等等。在恐怖主義肆虐期間，“光輝之路”控制了秘魯中部大部分地區，甚至還控制了哈烏哈 (Jauja)，尤里馬瓜斯 (Yurimaguas)，胡利亞卡 (Juliaca) 及廷戈瑪莉雅 (Tingo María) 等重要城市。



阿亞庫喬街道上的壁畫

除了中部山區，亞馬遜叢林地區原住民也受恐怖攻擊波及，同時，當時政府的無差別掃蕩行動，也使許多無辜平民受到傷害。十多年時間，光輝之路與政府之間的對抗，造成上百萬人死亡，失蹤，受傷，被囚，以及流離失所。許多人逃往鄰近的萬卡約尋求庇護，也有許多難民攜家帶眷湧入利馬等大都市求活路。光輝之路的活動被秘魯政府、美國、歐盟、加拿大歸為恐怖主義集團，直到其領導人古斯曼在1992年被秘魯政府拘捕，光輝之路的活動才逐漸衰落。

「光輝之路」恐怖主義活動不僅重創秘魯經濟，也造成了人民與國家之間無法療癒的撕裂傷。很長一段時期是無人願提起的黑暗歷史，雖早有受難者家屬組織協會，積極呼籲平反及維權，但也要等到最近幾年，這段歷史才慢慢開始被重新檢視與探討，官方大興土木在利馬與萬卡約兩地興建的恐怖主義紀念館即是一例。但最早且由民間自發成立的恐怖主義紀念館，就位在阿亞庫喬。



記憶博物館外觀

位於阿亞庫喬的這座記憶博物館(museo de la memoria)是由全國綁架，拘留和失蹤親屬協會（ANFASEP，Asociación Nacional de Familiares de Secuestrados, Detenidos y Desaparecido del Perú），在德國合作機構與秘魯官方機構的協助下，於2004年開館，如今由協會自主籌措經費維持營運，並未接受來自秘魯政府的經濟支

持。雖然面積較小，硬體設施也不完善，卻是恐怖主義紀念館最早的起源地，也是協會辦公室所在地點，Anfasep是由Angelica Mendoza de Ascarza於1983年創建的組織，其任務是在政治暴力時代尋找失蹤的兒子，隨後越來越多也在尋找丈夫或孩子的婦女。如今在紀念館的一樓設有辦公室，並有義務諮詢律師在此常駐。二樓除了辦公室，還有舉辦活動的小型會場，三樓則是展覽所在。



記憶博物館內部



位於紀念館一樓的法律諮詢辦公室

博物館展間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顯示了阿亞庫喬當時的情況，失蹤者的服裝，ANFASEP的象徵，證詞，報紙剪報，藝術品和出版物的歷史。第二個房間則重新創建了“酷刑室”和屍體挖掘過程。第三個房間則展示協會成員和青年的照片，以及ANFASEP的歷史脈絡，該歷史路線涉及光輝之路動亂期間歷史記憶和暴力過程。協會辦公室內販售手工編織的各類產品，繪畫，書籍與光碟等，補貼資金來源。

Ayacucho城市建築風格中融合了眾多風格，如西班牙人，原住民，來自海岸的工匠與藝術家，以及利馬和安第斯山脈的影響。全城眾多教堂與濃厚的宗教氛圍，讓阿亞庫喬擁有「教堂之城」的別稱。在此停留期間主要參觀各殖民風格教堂，記載其中的工藝，建築風格及繪畫。或許為了節省電費，或許管理上方便，除了武器廣場旁的大教堂，城內的各個教堂並不隨時開放，而僅有彌撒及瞻禮時間可進入，也只有在彌撒期間才會把所有燈光打開。因此，這段期間只能每天清晨貪黑起早，趁彌撒前的時間觀賞。

即使城市經濟並不寬裕，居民仍奉獻大量金錢將教堂修建得金碧輝煌，可惜部分教堂在門口貼上告示，禁止任何拍攝及錄影行為。吃了幾次閉門羹後，我來到市中心附近拉梅爾賽德（La Merced）教堂拍攝時，鼓起勇氣詢問服事是否可允許我拍，沒想到



殖民風格教堂內的祭壇



殖民風格教堂內的祭壇

意外獲得准許，除了全程記錄了彌撒過程，還在彌撒後停留在教堂內拍攝了一個多小時創作應用的影像材料。

參觀教堂之外，更不能錯過阿亞庫喬特產的小型神壇藝術「retablo」。那是一種小型可隨身攜帶的三角錐頂造型盒子，有兩扇可開關的門，最早由西班牙殖民者帶入，作為天主教傳教用，後經發展出符合安地斯地區宗教，歷史和日常生活事件的主題及彩繪，具有獨一無二的當地特色，其中又以安地斯藝術家尼卡里歐·希門尼茲（Nicario Jimenez）的創作最出名。為此參觀了希門尼茲之家，這是以他生前工作室與住所改建的博物館，展示藝術家生前製作的retablo祭壇藝術，這些藝術品受到20世紀初期印第安主義運動，以及該運動領導者西羅·阿萊格里亞（Ciro Alegria），何塞·馬里亞·阿格達斯（José María Arguedas）的等文學家影響，具有天主教與安地斯文化結合的特色。

博物館規模不大，但有專員解說。展示廳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間是希門尼茲的工作室，維持其生前工作檯的樣貌，有著各種材料，工具與模具。第二間陳列各式各樣以石灰和黃豆粉混合製作並彩繪的作品，主題包羅萬象，從天主教典故，安地斯日常生活到政治主題都有，在retablo祭壇之外，也有不同形式的創作，例如阿馬·克里斯蒂

(Arma Christi) 十字架，民俗節日譚塔娃娃 (Tantawawa) 使用的假娃娃等。第三間則是藝術家生前的起居室，展示各種照片，證書與文件。例如曾來拜訪工作室並給予建議，讓他作品走上在地化之路的文人肖像，結業證書，國家傑出藝術家證書等。其中關於國家傑出藝術家的頭銜有段歷史，1970年代秘魯社會仍相當歧視安地斯原住民，該獎項評審委員因他的出身以及未受過正統美術教育，而遲遲不願頒發這項獎項，一直過了好幾年才決定頒給希門尼茲，他也是第一位獲得此殊榮的安地斯藝術家。

此外，在阿亞庫喬停留期間也不能免俗地參觀考古文物收藏。Hipólito Unanue地區歷史博物館位在當地大學內，以以拉丁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 (Simon Bolivar) 命名的文化中心內，展示不同時期的文物及墓葬品，尤以瓦里文明的文物為主。最後一天 (26日) 因時間緊迫，只跟團參觀了離城市不遠的的Wari遺址與陶藝鎮，接著搭乘夜車前往利馬，隔日清晨抵達利馬後，再轉接中午的巴士前往北方沿海城市特魯希略。



希門尼茲的工作檯



希門尼茲之家內部展示空間



希門尼茲製作的RETABLO祭壇與阿瑪·克里斯蒂十字架



殖民風格教堂內的祭壇



殖民風格教堂內的祭壇



瓦里 (WARI) 遺址博物館

莫切之路 (Moche Route)

離開阿亞庫喬後，旅程邁入第二階段。經利馬轉車，搭了兩趟各10小時的巴士和4小時中轉等候，輾轉於28日清晨抵達特魯希略 (Trujillo)，踏上祕魯北方海岸的莫切之路(Moche Route)。

莫切之路是秘魯北方海岸地帶的重要遺址參訪路線，是莫切 (Moche) 與奇慕 (Chimu) 文明所在地，沿路有著幾百處古代文明遺址與金字塔。其中特魯希略與奇克拉約 (Chiclayo) 是這條路線上最主要的城市。這階段行程我計畫先造訪特魯希略，探訪城市四周三大古代遺址—月亮神廟 (Huaca de la Luna) 與莫切陵墓博物館、埃柏哈(El Brujo)墓葬群的曹夫人(lady Cao)陵墓以及昌昌 (Chan Chan) 遺址，考察其信仰、祭祀文化與喪葬文物，以及特魯希略市中心西班牙巴洛克 (Churrigueresque) 風格建築。

結束上述行程後，轉往造訪奇克拉約 (Chiclayo) 市與其北方城市蘭巴耶克 (Lambayeque)，參觀西潘皇家陵墓博物館 (Museo Tumbas Reales De Sipan)，布魯寧國家考古博物館 (Museo Arqueologico Nacional Bruning)，圖庫姆 (Túcume) 金字塔遺址與博物館，西坎國家博物館 (Sicán National Museum)，喬圖納墓葬群 (The Chotuna Chornancap Archaeological Complex) 與其考古遺址博物館，拉哈達金字塔遺址 (Huaca Rajada) 以及奇克拉約市的巫醫市場。

莫切之路 I：特魯希略 (Trujillo)

特魯希略是祕魯第二大城，也是西班牙殖民時期祕魯北方最重要的城市。西班牙文化的影響明顯體現在城市歷史中心建築風格上，城市本身就有值得一探的景觀。而在特魯希略市區周圍有三處重要考古遺址，分別為城市西邊屬莫切文化的埃柏哈墓葬群（目前僅開放曹夫人之墓及其博物館）；位於東北方的莫切遺址—太陽與月亮神廟（目前僅開放莫切遺址博物館及月亮神廟）；以及屬於奇慕文化的昌昌遺址。

抵達的第一天主要待在城市中，參觀博物館、教堂與城市建築。老城區中，顏色鮮豔的西班牙巴洛克式的殖民建築景觀，賦予城市王者的氣魄。參觀的博物館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歷史、人類學與考古博物館。此博物館由特魯希略國立大學管理，通過七個展間展示秘魯北海岸，特別是特魯希略所在的拉利伯塔德地區，沿海山谷的歷史進程發展，展出文物年代早自12,000年前第一批居民抵達以來，直至1532年歐洲征服者的到來。收藏的文物以莫切，奇慕與陳詹文化古物為主，其中還有古代祭司的木乃伊，以及一大片曹夫人陵基金字塔的外牆。



特魯希略大教堂外觀



CASA URQUIAGA (CASA CALONGE)



CASA URQUIAGA (CASA CALONGE)



歷史、人類學與考古博物館內部



歷史、人類學與考古博物館外觀

曹夫人陵墓

抵達當天下午至iPeru旅客中心詢問交通資訊時，誤打誤撞預約了隔日在曹夫人墓遺址舉行的薩滿儀式，於是排定隔天前往曹夫人陵墓參觀。曹夫人木乃伊是在特魯希略以北約45公里的El Brujo考古遺址內掘獲，根據鑑定是位年約二十歲的年輕女性，因分娩所導致的併發症去世。

過去人們認為古代秘魯只有男人擔任過重要職務，發掘出曹夫人後，人們認為這位女士在莫切時代神權社會中擁有統治者的地位，被認為是幾乎神聖的角色。隨其木乃伊一起擺放的奢華裝飾品和連衣裙彰顯了統治者的崇高地位，木乃伊皮膚上的刺青有仍然可見的蛇，蜘蛛，鱷魚，猴子，美洲虎，蜜蜂和蝴蝶的圖樣，這些紋身代表著土地的肥沃性，代表曹夫人擔任著很高的政治或宗教職務。

預定的薩滿儀式在陵墓外步行約一公里的地下洞穴舉行。說是薩滿儀式，實際上更像是與博物館官方合作，讓遊客觀賞的祭儀形式集結表演。雖然表演本身相當地異國風情與觀光化，但多虧這個表演，讓我得以參觀不對外開放的儀式用地，也因而有機會向表演的薩滿詢問，獲得後續行程欲拜訪的北方聖湖處薩滿聯繫方式。也因為簡短訪問了這位薩滿，儀式結束後被管理遺跡的基金會人員「請」去辦公室訊問。

原來他們擔心訪談內容，怕該名薩滿說了不該說的話。直到再三保證訪問內容只是個人使用，若要對外公開必徵求基金會及薩滿的同意，對方才肯放行。隨後參觀博物館，挖掘中的陵墓及瞻仰曹夫人木乃伊後，傍晚回到市區參加大教堂彌撒。



曹夫人陵墓外觀



陵墓外牆



陵墓遺址博物館



根據曹夫人頭骨製作出的容貌復原雕像



陵墓內部供擺放祭品的小屋



陵墓內部牆面上的艾亞帕克神浮雕



薩滿「表演」祭祀儀式



祭儀用的物品



舉行祭儀的地點：地下洞穴



舉行祭儀的地下洞穴外供遊客觀賞的祭儀物品台座



地下洞穴外有不少石雕與木雕

昌昌遺址

隔日行程以參觀昌昌遺址為主。昌昌為奇穆王國的首都，於西元850年至1470年間逐漸建成，在15世紀時被印加帝國所毀滅，它是前哥倫布時期南美洲最大的城市，覆蓋的面積約有20平方公里，估計整座城市可以容納三萬人，198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昌昌遺址分佈範圍相當廣大，城市由十個設有護城牆的城堡組成，這些城堡用作禮儀、葬禮、廟宇、貯水及居住用途。主遺址地點在城市北方海邊，遺址博物館距離主遺址地點約二公里距離，另外還有兩個位於市區的小型金字塔，其中一個艾絲梅拉達金字塔（Huaca Esmeralda）規模較小，外型簡單且人煙稀少，到訪時只有我一位遊客，另外一處龍金字塔（Huaca el Dragon）約兩三層樓高，外牆雕有象徵彩虹的華麗雕飾。

昌昌遺址因地處位置極靠近海邊，風化嚴重，主遺址內所見景觀寸草不生，黃土雕製的大型城牆非常壯觀。牆面上的紋飾多為海鳥與海魚。從宮殿遺址所在處複雜如迷宮的房間分佈，華麗的雕飾與王座，巨大的祭祀廣場等，可想像當時帝國的繁榮。從遺址博物館內陳列的文物，陶器的構造與織品等，可窺見奇慕文化傳承自莫切文化的影響。然而單色或雙色紋飾的陶器，用貝殼裝飾的木雕造型人偶，重複的派典樣式裝飾圍牆等，皆是奇慕文化特有的景觀。



昌昌遺址內部景觀



昌昌遺址博物館



昌昌遺址牆面裝飾浮雕等比例復原模型



博物館內收藏的奇慕文化特色雕像



龍金字塔外的浮雕



昌昌遺址外部景觀

月亮神廟與莫切遺址博物館

在特魯希略停留的最後一天，我拜訪了月亮神廟與莫切遺址博物館。莫切文化是西元100到700年間，在秘魯北部的高度發展文明，遺留製作精美且種類豐富的器物，以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宗廟建築。莫切文化遺留的器物中，又以陶器的細緻與數量龐大聞名，莫切人發展出翻模技術，促進陶器的批量生產，且陶器形狀和主題種類多變，最重要的主題包括戰爭，農作，冶金，宗教祭祀與性愛場景。

另一方面，在莫切文化陵墓壁畫與考古挖掘中發現的人體骨骼，顯示「活人獻祭」是莫切宗教習俗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莫切人崇拜創造之神艾亞帕克(Ai apaec)，認為那是位拿著刀四處尋找祭品的斬頭者，需要以鮮血平息他的憤怒。每當舉行獻祭儀式時，會先舉行以精英戰士為主要參與者的祭儀戰鬥，他們盛裝打扮並兩兩一組打鬥，戰敗者則會被除去全身裝備並被綑綁，作為獻祭的犧牲品，由祭司以月牙形金屬彎刀將他們斬頭或割喉，匯聚鮮血並獻給山神。有些學者則認為犧牲者是在莫切與附近其他社會之間領土戰爭中被俘的戰士。

在莫切遺址博物館與月亮神廟參觀時，常可見與此祭祀禮儀相關的器物，如以俘虜、菁英戰士、祭司、艾亞帕克神等為主題的陶器與壁畫，其中最常見艾亞帕克神「斬首者」的形象；它常被描繪成蜘蛛，有時又被描繪成有翼生物或海怪：這三個特徵共同象徵著土地，水和空氣。有時圖像中包括犧牲者屍體，通常顯示為白山之神一隻手臂握著一把刀（獻祭用的月牙形彎刀），另一隻手臂握住被割斷的首級。「斬首者」在圍繞犧牲實踐的信念中佔有重要地位。



月亮神廟旁，象徵斬首者艾亞帕克的白山(CERRO BLANCO)，莫切人相信白山扮演守護及降下災禍的角色

之前在不同城市的歷史或考古博物館參觀時，常可見到製作精美的莫切文化陶器，但莫切文化遺址可謂所見過相關收藏最齊全，且主題分類最豐富的一處，只可惜館內嚴禁拍照。離遺址不遠的月亮神廟規定需要導遊陪同才能參觀，整座神廟焦點圍繞在斬頭者的形象，獻祭儀式的各個步驟，以及墓葬用金字塔的構造。原來太陽與月亮神廟都以洋葱的方式興建，先從裡面最小的一層，逐次往外構築新的構造將之包覆。由於擔心挖掘過度整體結構崩塌，考古學家目前採用小範圍挖掘的方式，並逐次建造新的支撐架構，加以缺乏經費，挖掘進度相當緩慢。

根據導遊的描述，原本盛極一時的莫切政權傾頹，一方面因氣候變遷聖嬰現象的影響，導致不間斷的大雨與災害，使生存環境轉為嚴峻，另一方面也與白山之神崇拜的衰敗有關。前面段落所述的祭儀戰鬥與獻祭，並非每年或固定時間舉行的儀式，而是在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或災難時才舉行。

莫切政權後期，因聖嬰現象導致政權所在地區連年大雨，作物無法收成且人民財物損失慘重，此時政權舉行一連串的獻祭儀式，但大雨仍未停歇。莫切統治者被認為是半神的存在，與大牧師、祭司等以艾亞帕克神崇拜鞏固他們的權力，但當神力失效，民眾失去信心與凝聚力，帝國難以維持其統治力量而走向衰敗，由同一地區後起的奇慕文化取代。由於奇慕文化認為莫切人是他們的先祖，而定期回到太陽與月亮神廟舉行祭祀儀式，因此也曾在此兩處發現奇慕文化遺物。據說，直到現代仍有薩滿因相信此類遺址地點具有神奇力量，而偷偷潛入舉行巫術儀式。



月亮神廟內部景觀

短短三天背著器材跑了好幾處遺址與教堂，進行參觀與拍攝，體力已消耗至極限，但還沒時間休息。打包好行李，拍拍痠痛的腿，隔天一早奔赴長途巴士站。下一站將前往莫切之路上的另一重要城市—奇克拉約。



月亮神廟內部，神廟建造時贊助者家族的簽名石



月亮神廟內部景觀，右側為畫滿神秘訊息影像的石牆，左下可見祭祀戰鬥中的戰士



特魯希略大教堂內部



教堂內部祭壇



教堂內部祭壇

奇克拉約 (Chiclayo)

奇克拉約與特魯希略相距不遠，中間僅間隔5小時車程的距離。奇克拉約是秘魯第四大城，人口約63萬人之譜，是秘魯北方沿海重要貿易城市，以城市周圍的考古發現聞名，其中最重大的發現即為西潘之王陵墓。6月1日當天下午抵達奇克拉約，將行李安頓好後，便先前往當地頗負盛名的巫醫市場踏查參觀。與利馬加瑪拉 (Gamara) 區域的女巫市集相比，奇克拉約的巫醫市集規模要小多了，雖可見許多別處不曾見過的巫術用品，整體仍近似台灣傳統市場中販賣草藥的攤位。



商店老闆拿著相思樹果實製成的球，背景是北海岸薩滿儀式常用的各種道具



傳統治療師的廣告

西潘皇家陵墓博物館

在奇克拉約期間馬不停蹄地繼續看展行程，第二天先到位於奇克拉約北方的蘭巴耶克市，參觀皇家陵墓博物館與布魯寧考古博物館。蘭巴耶克市與奇克拉約所在的蘭巴耶克大區，名稱來自該地區建立帝國的首位國王納伊蘭普（Naylamp）崇拜的神祇，以豐富的考古遺址聞名，其中最具盛名的即是西潘皇家陵墓博物館。博物館建築外型以莫切文化的三角錐體截頂金字塔為靈感，內部收藏了從西潘之王陵墓挖掘出的兩千多件的金飾，以及珠寶，陶瓷和喪葬的禮服。

西潘之王是西元第三世紀秘魯北方地區莫切文明領主，他的陵墓是美洲有史以來發現最完整，未被盜挖的皇家陵墓。同一金字塔除了西潘之王，還有一名高級祭司，以及比西潘之王更早四代的西潘老領主。前兩者陪葬品有大批金飾器物，且都有殉葬的嬪妃，仕女，隨從與守衛等。老領主的墓穴則較顯簡陋。或許西潘之王在世的年代，是莫切文明的鼎盛時期。由於莫切文明以神權治國，墓葬品中有許多以神人連結為主題，或是以動物作為特殊象徵的器物。例如西潘之王純金打造的整套鎧甲與面具，以及高級祭司墓穴的貓頭鷹紋樣飾物與器皿等。收藏品非常驚人，可惜館內禁止拍照，未能拍攝作為研究資料。



西潘皇家陵墓博物館外觀

布魯寧考古博物館

布魯寧博物館所在地點距離皇家陵墓博物館僅兩個街區，建築設計受20世紀法國建築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風格影響，館藏為德國研究員漢斯·海恩里希·布魯寧（Hans Heinrich Brüning）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幾十年間收集的蘭巴耶克地區考古遺物。秘魯政府於1924年向布魯寧收購這些收藏並向民眾開放。

主樓的內部是四個層次的序列，總共展示了1,400多件考古作品，來自蘭巴耶克，莫切，查文，維庫斯，印加等文明，包括寶貴的紡織品收集，奇慕文明陶器和維庫斯（Vicuz）文明酒器，一些收藏品可以追溯到一萬多年前。此外，為數眾多的金屬製物件被保存在密閉房間中，包括銅製的葬禮面具，禮儀容器，莫切文化和奇慕文化的項鍊與珠寶，以及蘭巴耶克文化的器皿碎片。博物館的花園中有一個雕像，象徵蘭巴耶克王國的創始人，神話人物納伊蘭普（Naylamp）。



布魯寧國家考古博物館外觀，圖中兩組模型人乘坐的船是秘魯北海岸傳統的托托拉（TOTORA）蘆葦船



喬圖納金字塔出土的女祭司復原像



奇慕文化墓葬用陶器



奇慕文化墓葬用陶器



奇慕文化墓葬用陶器

圖庫姆 (Túcume) 金字塔

第二天搭乘車程較遠的巴士，至奇克拉約市北方約33公里處的圖庫姆鎮參觀金字塔遺跡與遺址博物館。此處是西坎文化或蘭巴耶克文化的行政和祭儀中心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西元11世紀。它先後被併入了奇慕王國和印加帝國，並一直運作直到西班牙征服者到來。

遺址位於圖庫姆鎮外數公里處，抵達小鎮後，需先到當地一處簡陋的官方旅客辦公室登記個人資料，再搭三輪嘟嘟車前往。圖庫姆遺址博物館於1993年8月20日開幕，收藏自1989年和1994年之間挖掘的考古成果，收藏品除了來自蘭巴耶克文化，也來自奇穆與印加文化。它的主要景點之一是在1991年至1992年間發現的圖古姆勳爵墓中發現的珠寶，數間展廳也展示了當地食材，紡織品與信仰文化。

門票除了遺址博物館入場，還包括兩處金字塔遺址，從遺址博物館出發，分別需要走上15-20分鐘的路程，才能抵達各遺址所在之處。第一處遺址規模較小，展示考古挖掘的現場，另一處遺址規模較大，但因整修工程中而無法入內參觀，只能遠眺。

離開前無意間闖進附設在遺址旁，當地藝術家的工作室。該名藝術家擅長製作圖庫姆地區傳統「魔鬼之舞」面具。這種舞蹈受西班牙征服者帶來的天主教影響，為了傳教的緣故，傳教士將地方信仰神祇轉化為魔鬼的形象，讓天主教聖人—聖女德卡門 (La Virgen del Carmen) 化身的天使與之戰鬥，以此為概念構成的舞蹈形式。實際上，當我稍後走訪秘魯南部普諾一帶時，也見過服裝與概念類似的魔鬼之舞，究竟何處是最早起源地？尚待考察。



圖庫姆市區景觀



圖庫姆開放參觀的其中一處規模較小金字塔，考古挖掘場景



圖庫姆遺址博物館內部景觀



遺址博物館內展示的出土墓葬品，以被獻祭犧牲者形象創造的偶人



聖女德卡門

拉哈達金字塔 (Huaca Rajada)

第三天參觀了拉哈達金字塔與遺址博物館 (Museo de Sitio Huaca Rajada) ，以及西坎國家博物館。

拉哈達 (Rajada) 是秘魯北部的莫切文化考古複合體，位於奇克拉約東南35公里處，由一組黏土土胚製成的三個截頂金字塔組成。它是著名的皇家陵墓所在之處，其中最有名的是西潘之王陵墓。其中兩個金字塔規模很大，另一個規模較小，後者是發現西潘之王皇家陵墓的地方。西潘之王陵墓在1987年由秘魯考古學家沃爾特·阿爾瓦 (Walter Alva) 與他的團隊在秘魯當局幫助下掘獲，這是秘魯首座完整保存的前哥倫布時期陵墓，其歷史可追溯至三世紀。

陵墓內發現的器物及木乃伊已安放在皇家陵墓博物館，因此金字塔現場擺放的僅有示意用的復原模型。西潘之王身高約165公分，年齡約40至45歲，在他的陵墓中，還有八名殉葬者 (三位女性，兩位男性，一個男孩和兩位警衛) 和動物 (兩隻美洲駝馬與一隻狗) 的遺骸相鄰，據信是為了在來世繼續為他服務而犧牲。西潘之王的遺骸安放在墓室中央，一個用大木板製作的大型棺材裡，殉葬者的棺材則是以蘆葦製成，此外還有相當多的陪葬器皿。西潘之王身上覆蓋著一層又一層的紡織品，武器與金，銀或鍍金銅製作的飾物。此外，他的身體被當時相信具有神秘力量的貝殼外殼包覆，具有儀式意義。陪葬品中最奢華的珠寶是耳罩，由純金打造並鑲嵌著青金石。另一件精美的珠寶是花生形狀珠子串成的項鍊，其中一半為金質，另一半為銀質。

發現西潘之王陵墓後數月，現場又發現了兩個墳墓：一個是西潘之王的戰爭祭司之墓 (2號墳墓) ，以及一個因年歲高而受封為戰士貴族者的墳墓 (3號墳墓) 。金字塔遺跡本身可見墓室空間構造，而附近則有著重重土丘，外觀近似台灣月世界的地形外貌，想必是外表已風化的金字塔，尚待考古挖掘讓其中的古物重見天日。參觀完考古現場，又到鄰近的考古遺址博物館參觀，館藏館藏以2007年考古挖掘發現的陶器，珠寶與編織品等為主，莫切文化信仰的神祇—斬首者艾耶帕克，是重要的創作對象。除此之外也可見蘭巴耶克與奇慕文化特色的器物。



遺址博物館內的陪葬品，形象為蜥蜴，象徵冥府之神



遺址博物館內展示的墓葬陶器



拉哈達金字塔群之一，外表已嚴重風化



墓葬示意圖，真品已移往皇家陵墓博物館，此處為複製品



拉哈達金字塔考古挖掘現場

西坎國家博物館

西坎國家博物館坐落在奇克拉約近郊的費雷尼亞費 (Ferreñafe) 地區，在日本政府的財政和科學技術協助下，於2001年3月開幕。博物館展品主要屬於西元700至1300年之間發展的蘭巴耶克 (或稱西坎) 文化，其次為奇慕文化。展出形式以原比例場地復原模型為主，現場使用真人大小的模型去重現墓葬與古代生活的場景。此外，展品包括相當精緻的金飾。蘭巴耶克民族以冶金藝術而聞名，其黃金葬禮面具和屠米 (tumi) 祭儀禮用刀最具代表特色。

雖然館內大多是復原模型，僅少數展間有真實器物，但重現的墓葬場景還是非常驚人，印象最深刻的幾間展間，如其中一間呈現墓室內下葬時的景象。陪葬的一名警衛盤腿而坐，一名僕從橫躺在地，而死者卻被擺放成肢體彎曲，似胎兒在母體內的姿態，佐以墓穴內充滿象徵意義的手等宗教異議符號，視覺張力十足。另一個展間則是大大小小的木乃伊—被犧牲獻祭的人類，皆成屈膝坐狀，有些以麻布包捆，有些外層並未完全包覆，露出內裡的木乃伊，有的成雙手掩面狀，即使五官模糊難辨，還是可見其驚恐表情。

之前在各博物館參觀時，器物大多是個別擺放在檯座上，可以仔細觀賞製作細節，但與原始的情境脫節。西坎國家博物館雖然大多是復原模型，但呈現了這些考古物件在過去被使用，以及陪葬的情景，提供了另一層想像空間。



西坎國家博物館



此處展出的整套黃金寶石陪葬用面具



博物館內以假人呈現的墓葬場景

喬圖納墓葬群與其考古遺址博物館

在奇克拉約市的最後一天，我趕赴車程較遠的聖荷塞 (Saint Jose) 漁村，參觀喬圖納金字塔與遺址博物館。喬圖納-喬南卡普 (Chotuna-Chornancap) 墓葬群位於奇克拉約市以西8公里，是由秘魯文化部支持，於2006年發起的考古計畫，有考古學家認為此墓葬群是蘭巴耶克文化的祭儀中心。墓葬群包含一組截頂金字塔與圍牆遺跡，其中以喬圖納與喬南卡普這兩個金字塔最為突出。

喬圖納金字塔是一組由土胚建造的階梯式金字塔、宮殿與圍牆遺跡，主要結構是一個高約40米的階梯式金字塔，據信與蘭巴耶克開山始祖—國王納伊蘭普的傳說有關。2011年，其中一個金字塔結構中發掘出喬圖納卡普女祭司墓，出土的女祭司遺體手臂與手指上戴著大量的手鐲和戒指，這些戒指和戒指由細小的彩色串珠以及鼻環，耳罩等組成，此外還有金銀雕飾的祭儀權杖，王冠與面具。這名婦女年齡在45至55歲之間，生活年代在公元13世紀下半葉，蘭巴耶克文化的最後時期。

在墓穴中，她的遺體佔據了較高的墓葬平台，周圍被8名15至20歲之間的婦女遺骸所包圍。這些婦女應是殉葬犧牲者。除此之外，還有總數300多件金、銀、銅與陶瓷陪葬品，其中大部分的陪葬品以納伊蘭普國王 (蘭巴耶克神話同名英雄) 的形象為主題。從上述殉葬人數與陪葬品，可見這位女祭司的高階社會地位，考古學者一致認為，這是一名女祭司或貴族婦女。再對照先前在莫切文化考古群中發現的曹夫人陵墓，這些證據都證明女性在秘魯北海岸的印加前社會中曾扮演重要領導角色，從而推測當時存在性別平等的可能性。

目前，這位女祭司的陪葬品及葬禮長袍等，都收藏在在布魯寧考古博物館中，而2009年9月19日開幕的喬圖納—喬南卡普遺址博物館，除了陶瓷，金飾及木乃伊樣本外，它還用假人、模型場景與圖畫等方式，呈現前哥倫布時期蘭巴耶克人的各種歷史場景，例如納伊蘭普國王登陸的場景。其入口是喬圖納金字塔正面的複製品。



喬圖納金字塔與周邊景觀



喬圖納金字塔正面入口坡道，寬度約可容納二、三十人並列，非常壯觀



喬圖納金字塔遠眺



遺址博物館入口

回奇克拉約市路上，可見路邊行走的許多委內瑞拉難民。他們的特徵並不難認：較秘魯人黝黑的肌膚，較為瘦高的身形，帶著包裹與家當。由於委內瑞拉爆發經濟危機，許多人往四周國家跋涉尋求生機，秘魯北方也湧入不少，有時在城市路上可見難民露宿，這些人在自己國家也可能曾是小康階級的普通平民，不一定是赤貧窮人，如今因為經濟系統的崩潰而失去一切，流離失所，不知未來是否還有翻身的可能？為此國家的未來感到憂心。

經過一天奔波，回到奇克拉約市拿了行李，趕搭晚上八點的夜車，前往下一站地點，北方聖湖交通樞紐與薩滿聚居地—宛卡班巴鎮（Huancabamba）。



回市區路上所見委內瑞拉難民

宛卡班巴鎮與瓦林加斯聖湖區 (Lagunas de las Huaringas)

瓦林加斯聖湖區由14個祭儀性瀉湖組成，幾千年以來皆是巫術聖地，有「魔法的搖籃」之稱，許多巫術學徒在學成之前，必須冒著死亡風險，在瀉湖周邊森林獨自進行修煉，能夠通過考核生還者，才被承認是個能力獨當一面的薩滿。湖區位於秘魯北方皮烏拉大區內，宛卡班巴省與阿亞巴卡 (Ayabaca) 省邊界，海拔高度約3900公尺的山區，距離皮烏拉市約255公里。這些瀉湖以其治癒特性聞名，最著名且據說法力最強的，是白湖 (Laguna blanca, 又名Laguna Shimbe) 以及黑湖 (Laguna Negra)。

該地區擁有眾多人類活動遺跡，山脈神祇阿普斯 (Apus)、神聖山丘瓦馬尼 (Huamani) 和瀉湖等，被視為當地前西班牙時期即存在的神靈。這些神聖瀉湖又與巫師，治療師和神聖儀式相關聯，該地區有許多治療師，薩滿巫師和巫師會帶著信徒至瓦林加斯水域進行沐浴儀式。據信這些瀉湖的治癒力不僅能夠解決健康問題，還可以治愈精神疾病，挽救經濟問題，並在未來事業中取得成功。耳聞瓦林加聖湖區是秘魯北海岸傳統薩滿固守的地方，因此我計畫到當地探訪較為傳統的薩滿祭儀。

宛卡班巴是位在聖湖區之間的交通樞紐小鎮，遠近前來求治的旅者，皆以此小鎮為中介尋找薩滿，再經由薩滿的帶領進入北方湖區舉行治療儀式。這個群山環抱的小鎮人口不到一萬人，卻以近百名法力高強的薩滿巫師聞名，來自秘魯各地及鄰近國家的求治者絡繹不絕。待在奇克拉約市及周邊鄉鎮幾天，結束馬不停蹄瘋狂參觀考古遺址與博物館的疲勞轟炸行程後，莫切之路行程終於告一段落。經過八小時顛簸的山路夜車，終於在凌晨抵達宛卡班巴鎮。



市區景觀

找好旅店，找出曹夫人陵墓處薩滿給的聯繫方式，致電給他的老師，外號為加多（Gato，西班牙語意為「貓」）的薩滿。由於我不諳西語，對方英語亦不甚流利，雞同鴨講了一陣，最後先去了他的住所參觀。跳上一輛嘟嘟車，給了加多寫的不明地址，駕駛一路往山路駛去，直到了半山腰處，停在一棟雙層建築外。建築看起來頗為新穎，有一個大大的車庫，上面以油漆彩繪了十字架上的耶穌像。建築的另一面大牆，則是巨幅輸出防水海報，上面是加多舉行儀式中的帥氣模樣，感覺不太像個薩滿，反而像個秀場明星。建築內部庭院的牆面有著石製的洞穴耶穌像，牆上則貼滿了求治者的照片。

助手說明加多目前不在住處，於是參觀了周圍環境，敲定晚上至隔日早上的行程，也已是下午三點，回到下榻的旅店休息整裝，傍晚至儀式舉行的道場等候。待到夜間約大約十一點，薩滿助手通知儀式即將開始，來到現場時祭儀用具已裝置妥當，主要是北海岸常見的刀劍，加上貝殼等器皿。



薩滿住所車庫門上的耶穌彩繪



巨幅輸出海報



薩滿住處內部場景，牆上貼滿求治者照片



小房間內的各種祭儀用品

儀式中沒有任何燈光，首先由一位年長的薩滿（直覺告訴我，有可能是加多的叔叔）幫大家舉行前導儀式，先以花水分別噴向每位參與者，接著在露台一端立了一根鐵桿，每位求治者脫去上衣，依序至鐵桿處，由年長薩滿手持雙劍唸誦咒語，畫動雙劍驅除身上的邪靈。待到一切準備就緒，仙人掌大師—原本在二樓的加多步下階梯，以宏亮的聲響唸誦咒語，並以小杯讓各個參與者飲下仙人掌液體，總共給了兩輪，參與者開始出現恍惚，步伐不穩，嘔吐，發出奇怪的叫聲或說著聽不清楚的話，伴隨著不停歇的沙鈴與咒語念誦，就著微弱月光，眼前景象顯得十分魔幻。

待騷動平息，薩滿讓助手將求治者一一叫入一小房間，分別詢問所需解決的問題或需要的治療，再根據症狀一一給予淨化或祈福。此處儀式從夜間十一時進行至凌晨三時。



黑暗中，薩滿以小杯讓參與者飲用仙人掌汁液（錄像截圖）

待所有人分別諮詢完畢，休息片刻，四點開車前往高山瀉湖區的黑湖(el Laguna Negra)舉行沐浴儀式。車子抵達接近黑湖區的山區即無法再前進，停在一處平坦空地，眾人換騎乘馬或騾子，繼續往黑湖前進。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獨自騎乘騾子，還背著重量不輕的器材。去程心驚膽顫，回程時倒已習慣，竟能一手持韁繩一手持攝影機。

抵達黑湖邊，薩滿助手連忙備好道具，一群人先站在岸邊接受加多口含花水噴撒的淨化儀式，接著脫下衣服，只著內衣褲涉水進黑湖，由老助手舀水自頭淋下全身數次，以帶有法力的湖水洗去全身邪靈及晦氣。沐浴過後穿上衣服，每位參與者再手持雙劍，由薩滿及助手繞著轉圈唸咒，結束整個儀式過程。看看四周，沿湖同時也有幾團薩滿帶著遊客在做法。待所有儀式結束後，再騎騾子走將近一小時的山路返回停車處。回到薩滿住所，正思考著去轉機城市皮烏拉的交通方式，恰好訪客團的司機下午即開車前往該市，於是回飯店匆匆整理好行李，下午搭乘私人巴士前往皮烏拉市。在此短暫停留三天，休息整備並翻譯部分資料，接著搭乘班機前往旅途下一站—伊基多斯。



黑湖旁的儀式

伊基多斯 (Iquitos)

伊基多斯是秘魯知名的死藤水 (Ayahuaska) 觀光勝地，眾多外國遊客特地來此尋求心靈治療，也因此靈療中心林立，城市高度商業化，較容易觀察薩滿文化的現代化和商業化部分。

此地的靈療中心套裝行程大多需時數天或一週。因後續行程牽涉到祭典，時間已定無法更動，我在伊基多斯僅能停留四天，不足以參與整套靈療行程，且針對外國觀光客所設置的行程大多所費不貲，要價上千美金，除去訪查市區與參訪博物館的時間外，也僅能參與兩天一夜的行程，到位在雨林中的商業化治療中心，觀察當今商業系統下的死藤水治療的治療流程與環境。

伊基托斯是亞馬遜雨林連結世界各地的商業，旅遊和工業中心。城市面積相當大，分為四區，此處甚至有四所大學，還有為各原住民族設立的雙語小學。然而城市並沒有聯外道路，想到伊基多斯一遊，僅能乘坐飛機，或搭乘河船走水路，後者快則三四天，慢則需時一週。

抵達隔日先在市區內行動，在此處參觀的博物館有巴科船歷史博物館 (Museo Barco Historicos) 以及亞馬遜原住民文化博物館 (Museum of Indigenous Amazonian Cultures)。之後便在市區詢問各旅行社，是否能為我量身定做兩天一夜的死藤水行程。經過一連串的詢問，終於找到一位可以安排行程的導遊。



伊基多斯市區的殖民風格建築



巴科船博物館



亞馬遜原住民文化博物館內部

12日早上9點至指定地點集合，與負責行程的導遊威利Willy及他的友人，同樣是接案導遊的Ney，共同搭乘嘟嘟車出發前往碼頭，搭船前往位在叢林中的治療中心。一抵達即有一位穿著「傳統」服裝的女性，與她年約6歲的女兒前來迎接。女性Lucina是馬齊族 (Matsés) 人，負責人Willy是塞科亞族 (Secoya) 人，另外一位參與者Ney則是庫卡馬-庫卡米利亞 (Kukama-Kukamiria) 族人。

安頓好行李後，由Lucina與Willy先示範馬齊族男子狩獵前使用的鼻菸努努 (Nu-nu)，以及死藤水草藥的製備與熬煮過程，晚上進行Ayahuasca儀式。因為需要汽油啟動發電機，我與Ney摸黑前往附近庫卡馬人村莊所在地商店買汽油，路上一片漆黑完全沒有路燈，抵達村莊後也還只有疏疏落落幾盞燈從民宅透出光來。還好我們備有手電筒，有驚無險地完成任務。



雨林中的治療中心



熬煮前處理死藤



從白天熬煮到晚上



示範馬齊人男士使用的鼻煙NU-NU



黑暗中的薩滿儀式

隔天一早早餐前示範青蛙毒液Kampo儀式，接著進行死藤水換鍋。換鍋過程中負責人解釋死藤水依照熬煮的程度區別，可分為天空死藤水(cielo Ayahuasca)，黃色死藤水跟黑色死藤水。吃過早餐後訪問負責人Willy，接著與Ney前往拜訪庫卡馬部落Miragro區，看亞馬遜原生種香脂樹，拜訪當地雙語教學的小學，以及最後一位懂得庫卡馬語言的婦人，吃完午餐後才收拾行李搭船回到市區。

14號當天上午搭乘11點的飛機前往旅途下一站—庫斯科，早上特意起個大早前往水上市場—貝蓮Belen市場，探訪薩滿巷 (Merkato del Brujo)。市場規模相當大，販售各式各樣熱帶雨林才有的蔬果與動物，但由於時間不足，來不及走到水上市場所在地點，只找到陸上市場內兩條單純販賣草藥及紀念品的走道，並無特別新奇之處。



KAMPO儀式



貝蓮市場內販售的鱷魚肉



薩滿巷內販售的草藥

庫斯科 (Cusco)

抵達庫斯科後，旅程邁入第三階段-東南部安地斯山脈。庫斯科是這趟旅程的重頭戲，停留時間最久，也是沿路上最喜歡的城市。庫斯科位於秘魯東南方省份，不僅是印加帝國首都、宗教中心與文化重鎮；西班牙殖民者在安地斯山脈建立的第一個統治中心；也是目前南美旅遊線路重心，通往馬丘比丘遺址的必經之路。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國後，在印加遺跡基礎上，建造了巴洛克與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使整個庫斯科城呈現文化混雜的奇異景觀；西班牙征服者與秘魯居民的相遇，也促使上千種音樂與舞蹈類型產生。這些舞蹈以狩獵、農作、戰爭、婚戀等主題，體現殖民時期及近代秘魯的歷史；舞者配戴的面具與服飾，也呈現安地斯傳統工藝精緻華美的一面。當地每年慶祝數百個宗教祭典，五月及六月更是重要祭典高峰期。

下了飛機甫一抵達市中心，即遇上盛大的慶祝活動，中學生們以班級為單位跳著傳統舞蹈，每行一段路即停下載歌載舞一番，主舞台武器廣場更是人山人海，從下午歡慶到夜晚，煙火秀緊接著登場。這還只是開胃小菜，重頭戲是六月中、下旬連著舉辦的三大宗教祭典：基督教與安地斯文化融合的白雪祭(El Señor de Qoyllur Rit'i)、基督教慶典柯柏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以及印加祭儀的復刻—太陽神祭典(Inti Raymi)。

前兩天主要參觀市區，探詢後面馬丘比丘行程，白雪祭等交通訊息，準備需要的裝備並統整到目前為止拍攝的資料。作為前印加帝國的首都，庫斯科市區充滿了歷史痕跡，在此停留期間也參觀了不少博物館與教堂。例如前哥倫布時期博物館 (Pre-Colombe Museum)、庫斯科大教堂，拉梅爾塞德 (La Merced) 教堂彌撒，

聖卡塔玲娜 (St Catalina) 修道院與拉梅爾塞德修道院，太陽神廟， 人民藝術博物館 (Museo de Arte Popular) ，社會銀行畫廊，區域歷史博物館等。



拉梅爾賽德修道院中庭



位於市區的古蹟庫西康查 (KUSIKANCHA)



市區內的殖民風格建築



聖卡塔琳娜修道院的收藏



聖卡塔琳娜修道院地下祈禱室，這間修道院以其收藏的大量殖民風格藝術聞名



前哥倫布文明博物館



編織藝術家馬克西莫·勞拉博物館 (MUSEO MAXIMO LAURA)



專賣聖像與宗教偶人的小店

白雪祭 (El Señor de Qoyllur Rit'i)

白雪祭(Qoyllur R'iti)每年五至六月間在Ausangate山區的Sinakara山谷舉行，為安地斯與基督教文化融合的慶典，安第斯起源的舞蹈和儀式，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安地斯原住民前來參與盛會，也是南美洲規模最大的朝聖慶典。

在前哥倫布時期，印加文明遵循太陽和月亮曆數，月亮週期對於農業活動和相關節日的時間安排至關重要，有許多與畜牧業，播種和收穫莊稼有關的季節性慶祝活動。Qoyllur R'iti在五至六月間的滿月舉行，與即將到來的收穫期相關，也是當時最重要的慶典，其中與祈禱灌溉順利與豐收的儀式仍然保留著，至今仍是慶典中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十七世紀晚期，庫斯科市在主教的統治下達到鼎盛時期，一方面為了傳教，一方面為了統治需要，天主教徒逐步以天主教祭儀取代前印加貴族慣常舉行的宗教儀式。除了白雪祭之外，庫斯科的柯伯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慶典也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由印加文明的宗教儀式改造而來。而為此天主教會編撰了一個以基督神蹟為中心的傳說，人們崇拜的對象由此改為十字架，並在慶典中加入了天主教祭儀的元素。

欲前往白雪之主祭典所在的Sinakara山谷，必須先從庫斯科搭五小時夜車到附近小鎮Mahuayuni,再從小鎮走8公里山路抵達聖所所在地。今年的祭典期間為6月17 - 20日，為期四天，17-18日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天。



朝聖者對著路上的十字架祈禱



眼鏡熊 UKUKUS裝扮

16日晚上前往指定地點搭乘夜間十一點的巴士，大約清晨四點抵達小鎮，開始與海拔高度超過四千公尺的巖峻山路奮戰，因帶著攝錄器材，原本頗擔心安全問題，沒想到小鎮燈火通明，到處是攤販餐廳與商家，通往聖所的山路沒有路燈，然而滿是攜家帶眷的朝聖者，路上也有幾處十字架供朝聖者點蠟燭朝拜，走起來不須擔心。

一路走走停停，抵達聖所已是早上十點，眼前所見是滿坑滿谷的帳篷，和以社區為單位聚集的朝聖者。炊煙裊裊，塵土飛揚，遠方傳來的音樂聲更引人注意—聖所前方的廣場熱鬧非凡，共劃分為三區供朝聖者團體輪流表演舞蹈。

朝聖者團體個個精心打扮，雖然服裝的花紋，顏色等變化多端，整體造型與舞蹈風格可分為四類：

1.Ch'unchu：穿著羽毛頭飾並帶著木棍，代表亞馬遜熱帶雨林的原住民，紮營於聖所的北面。

2.Qhapaq Qulla：穿著“waq'ullu”針織面具，帽子，編織吊帶和駱駝皮(會場看到的Qhapaq Qulla大多會在背後背一隻羊駝玩偶)，他們代表聖所南方的Altiplano艾馬拉居民。Qulla被認為是混血舞蹈風格，而ch'unchu被認為是土著。

3.Ukuku：穿著深色外套和羊毛面具，ukukus(眼鏡熊)用高亢的聲音說話，惡作劇，他們是唯一可登上山峰切割冰塊的角色。當這個冰塊融化時，所獲得的水被認為是治療身體和精神的藥物。

4.Machula：戴著面具，穿著長大衣，並帶著手杖，Machula代表ñawpamachus，是安第斯山脈神秘的第一批居民。與Ukukus類似，他們在慶典中扮演模稜兩可的角色，既有滑稽的人物，也有扮演警察維持秩序的人物。

17號從白天開始直到隔天，音樂與舞蹈都未曾停歇，期間穿插了彌撒與巨型裝飾十字架遊行。

因為攝錄器材等物品相當沈重，我沒帶任何帳篷或睡袋，打算到時隨處找個可遮蔽的地方過夜，或是乾脆整夜不睡。但當地其實沒有多少可供遮風避雨的地方，僅有的幾處也早被大大小小的帳篷佔據。夜間溫度零度以下，雖然披了保暖的救生毯，卻抵不住刺骨寒風，最後到路邊販售食物的大帳篷借宿。朦朧入眠之際，還可以聽到大帳篷外傳來的歌舞音樂聲，真佩服這些朝聖者的體力。

一直狂歡到了18號清晨，一隊Ukuku作為代表登上山頂，取下一塊山上的積雪，再將融化的雪水澆在耕作的土地上，祈求今年作物豐收。舉行完閉幕彌撒後，主教宣布祭典結束，但回程路上仍可看到許多正往聖所前進的民眾，或許是為了避開前面幾天的人潮，才選擇祭典結束後來朝聖。

沿途也可見大大小小的攤販，販售宗教紀念品，綜觀內容皆與物質成就有關，例如房子，車子，錢幣等。除了祈願物品外，還有祈願用的仿真證照，部分攤販也附設以噴灑花水淨身祈福的服務。



打扮成MACHULA的朝聖者兩兩一組，互相鞭打



打扮成QHAPAQ QULLA的朝聖者



聖所現場滿山滿谷的帳篷



朝聖隊伍帶來象徵自己村莊守護神的旗幟

基督聖體聖血瞻禮 (The feast of Corpus Christi)

「基督聖體聖血瞻禮」是天主教傳統祭典，每年舉行的時間不固定，一般在復活節後的第六十天舉行，於各天主教國家舉辦大型遊行，祭儀與慶祝活動。天主教在秘魯擁有百分之八十人口數之多的信眾，以宗教為基礎的慶祝活動自然不少，印加傳統文化的影響亦佔有相當比重。

在庫斯科舉辦的祭典緊接在白雪祭之後舉辦，為期一週。慶祝期開始的前一天，會先舉辦瞻禮的入場，亦即將14座隆重裝扮的聖像，由城市不同角落的教堂遊行至市中心的大教堂，每個聖像隊伍伴隨著樂團，舞者，途中隨行者還替聖像更換服裝與裝飾。隔天舉辦聖體瞻仰遊行，教堂代表們扛著聖體與14座聖像，繞著武器廣場遊行，最後進入大教堂安放。這些聖像會共同聚集供奉在大教堂一週，祭典結束後再各自回到原本的教堂。

庫斯科傳統美食節與祭典同時舉行，這個美食節是以庫斯科傳統菜餚,12道冷盤集成成的「奇留楚 (CHIRIUCHU)」為中心，加上庫斯科特產啤酒，草莓特調以及季節特產的鳳梨釋迦等水果。

天主教傳入之前，在印加帝國時期的庫斯科，同樣有著盛大的遊行儀式，只不過當時崇拜的對象，是14尊古代印加帝王的木乃伊。人們扛著木乃伊繞行，並獻上Chicha酒等祭品，有時還有活人獻祭儀式。儘管當前秘魯以天主教為大宗，但傳統信仰還保有其追隨者，如今日在庫斯科，仍有敬拜木乃伊的秘密廟宇。此外，據曾在庫斯科生活八年之久的友人敘述，在部分偏遠地區的村落，直到今日都仍有殺嬰獻祭的儀式舉行。

入場遊行當天，我準備好裝備，一早即至離住處最近的教堂等候，一路跟隨遊行隊伍到達武器廣場，除了青壯年人扛著的沈重聖像，隊伍前方還有幾名少年扛著供聖像停留的木桌。整體氣氛很近似台灣的神明遶境或媽祖遊行。此時又聽見其他巷道傳來音樂聲，果不其然還有各個遊行隊伍從不同方向的教堂往市中心集合。集結後的聖像先在大教堂前廣場停駐片刻，最後再一一進入到大教堂。

隔天(20日)一早抵達武器廣場時，四周已是人山人海。信眾們先在教堂前舉行彌撒，接著由主教與神職人員端出聖體，並送上純銀打造的神轎，繞著武器場遊行。我趁亂混進場中央的遊行隊伍，沒有穩定器，只能手持相機跟隨遊行隊伍拍攝。聖體遊行結束後，緊接著是14尊聖像繞行廣場的遊行。經過幾日勞累行程，至此我已精疲力盡，遊行結束即早早回住處整理資料與休息。



遊行隊伍中焚香祈福的天主教教士



居民莫不盛裝參與，並在胸前佩戴自己的守護聖人像



由數十人扛著聖像的遊行隊伍



聖塞巴斯蒂安像



裝載聖體的銀色聖轎

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

馬丘比丘位於秘魯東南部安地斯山脈庫斯科大區，烏魯班巴 (Urubamba) 省馬丘比丘區，是15世紀印加帝國建造的城堡。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馬丘比丘為印加皇帝帕查庫提 (Pachacuti ， 1438年至1472年) 所構建，是印加文明最熟悉的標誌。印加人在1450年左右建造了這個莊園，但是一個世紀後在西班牙征服時放棄了它。

馬丘比丘採用經典印加風格建造，有拋光的乾石牆，分為城市區和農業區，以及上城與下城，寺廟在上城，倉庫在下城。它的三個主要特色是印地瓦塔納石 (Intihuatana ， 印加帝國時期與宗教祭儀及天文相關聯的日晷) ，太陽神廟 (Torreon) 和印地馬查伊 (Inti Mach'ay ， 用於觀測天空的水池) 。馬丘比丘於1981年被宣佈為秘魯歷史保護區，198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2007年被評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既來到了庫斯科，怎能錯過世紀七大奇景之一馬丘比丘。只是由於詢問的時間點太近，由庫斯科或鄰近城市出發的火車票已是天價，加上需要先在熱水鎮過一晚，當地住宿加上馬丘比丘門票等等，整套行程價錢所費不貲。本想放棄前往，安慰自己馬丘比丘遺址不是這趟旅程非去不可的行程，以後有機會再訪亦可。但此次錯過，不知何時還能再來？多方詢問後，發現有比較便宜的交通方式，即先搭乘公路運輸至鄰近地點，再步行至過夜的熱水鎮。最終選定在6月22,23日這個週末，既避開了博物館閉館時間，回到庫斯科也還來得及參與24號舉行的太陽神祭典。

這兩天一夜的行程雖然價錢便宜，但疲勞程度是搭乘火車旅行的好幾倍。首先從庫斯科出發，搭乘小型巴士抵達一處名為水力發電廠的地點，由此步行8公里山路抵達馬丘比丘山腳下的熱水鎮。在熱水鎮過夜之後，因為入園時間有限制，我的門票須七點入園，因此隔天清晨四點離開旅館，爬二至三小時山路前往馬丘比丘遺址入口。一路上驚險曲折，還好順利在時限內抵達，並由英語導遊帶領進入參觀。(園區規定必須有導遊帶領才可入園) 。



馬丘比丘遠眺



梯田

太陽神祭典 (Inti Raymi)

太陽神祭典前身為「太陽男孩的節日」(Wawa Inti Raymi)，是為紀念太陽神 (Inti) 舉行的印加和安第斯儀式，於冬至舉行 (南半球的6月24日)，現被視為一項吸引遊客，促進旅遊觀光的儀式。儘管當代以克丘亞語來進行這次慶祝活動，但實際上這是許多安第斯山脈人民的共同祭典，年代可追溯至印加帝國成立之前。

根據秘魯印加史學家加西·拉索德拉維加 (Garcilaso de la Vega ，1539年- 1616年) 的記述，「太陽男孩之節日」意味著太陽神重生，開始了新的年度週期，即「印加循環時間」，因為他們不認為時間為線性，而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同時，也象徵印加人的神話起源，是由太陽開啟的。慶祝活動持續15天，其中包括舞蹈，儀式和獻祭。1572年，總督弗朗西斯科·阿爾瓦雷斯·德托萊多 (Francisco Álvarez de Toledo ，1515年 - 1584年) 禁止包括太陽神祭典在內的所有異教祭典，認為這些祭典違反了天主教信仰，但安地斯居民暗中繼續實踐，一定程度地保留了祭儀。1944年起，秘魯政府核定讓太陽神儀式再次成為一項公共活動，並吸引了眾多國內外遊客。

行程安排上原本因白雪祭時間安排，打算放棄參加太陽神祭典，所幸今年三大祭典相距時間很近，能夠三者都參與。典禮總共有三個階段，當天上午先從太陽神廟遺址出場，遊行至武器廣場舉辦先行的儀式表演，再到庫斯科北方，距離市中心約一個半小時的薩克思華曼 (Saksaq Waman) 遺址舉行完整的歌舞與儀式。進入會場參觀儀式的票價非常昂貴，最便宜的座位也要數百美金，所幸舉行祭儀的廣場四周是丘陵山地，可以坐在上面遠眺，只是要趁早抵達，否則很難在人山人海中找到座位。因此當天先至太陽神廟遺址旁拍攝了遊行隊伍出場，接著跳過中間武器廣場的遊行，步行前往遺址。抵達時薩克斯華曼時現場已是滿坑滿谷的觀眾，所幸找到一個視野尚可的空位，勉強能觀察到廣場全貌。



舉辦儀式的場地薩克思華曼



遊行隊伍從太陽神廟出場



古代宮女裝扮的隊伍

典禮中演員以克丘亞語進行儀式，從祭儀的進行來看，有入場，祈福，獻祭，向太陽祈禱等階段。演員服裝製作精美，色彩鮮豔奪目，歌舞也經過完整的編排與訓練，加上音樂及戲劇化的表演方式，我感覺不像在觀看一場祭儀，反倒是以歷史為基礎創作的一場大型歌舞秀。

傍晚步行回市中心途中，又在武器廣場遇上了傳統樂舞的祭典。一隊又一隊的樂手與舞者組成團體，接連從廣場四周的坡道走進會場，最後聚集在廣場中心，數個樂團同時演奏，頗有同台較勁的意味，讓人大飽眼福，也吸引觀眾一同加入跳舞行列。

一方面因為平時缺乏運動訓練，接連幾天的奔破讓身體太過疲勞，一方面也因為太喜歡庫斯科這個城市，捨不得離開，因此又多留了兩天，除了在市區遊覽，也盡可能多看些博物館與教堂，26日才搭乘夜車前往下一站—普諾。



打扮成鹿的演員

普諾 (Puno)

普諾是秘魯東南部城市，位於的的喀喀湖西岸，是普諾省的首要都市，秘魯人口第二十二大的城市，2017年人口約有13萬5千人之譜，也是秘魯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高度排行世界第五。普諾一地有四百多種民俗舞蹈，素有秘魯民俗之都的稱號，它的聖女德拉坎德拉里亞祭典 (Feast of Virgen de la Candelaria) 尤其聞名，2014年11月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為非物質文化遺產。27日清晨抵達普諾市區，第一天先參觀了古柯葉與服飾博物館 (Coca Museum & Customs) 與德雷耶市立博物館 (Museo Municipal Dreyer)，並到普諾港口找到運輸服務處購買前往的的喀喀湖的船票，隔天一早帶著裝備到港口集合。

的的喀喀湖 (Laguna Titicaca) 位在在安第斯山脈上，玻利維亞與秘魯邊界之間，表面海拔為3,812 公尺，是世界最高的商業船隻航通湖泊。按水量和表面積計，它是南美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湖。旅程第一站先抵達浮島烏羅斯 (Uros)，這是烏羅族人以蘆葦建造的人造島群，他們收穫自然生長在湖岸上的蘆葦，通過不斷向島嶼地表添加蘆葦來增加面積，並以錨固定島在湖面上的位置。許多島嶼面積約15平方公尺，最大的浮島面積大約是足球場的一半。每個島上都有數座茅草屋，通常屬於一個大家庭的成員。某些島嶼有守望塔和其他建築物，也都由蘆葦建造。截至2011年，約有1200個烏魯斯人居住在由60個人工島組成的群島中，聚集在喀喀湖主要秘魯港口城市普諾附近的湖西角。這些島嶼已成為秘魯的旅遊勝地之一，使烏魯斯人得以通過乘汽艇和出售手工藝品，或將游客運送到這些島嶼，作為捕魚和狩獵之外的經濟來源。



烏魯斯島



烏魯斯島蘆葦船



浮島上的蘆葦屋

第二站抵達湖中最大島，也是當天過夜民宿所在的阿曼塔尼 (Amantani) 島。這是的喀喀湖上另一個由蓋丘亞語使用者居住的島嶼，面積大約15平方公里，有10個社區共約4000人在此居住。島上最高的兩個山峰分別稱為地球之父 (Pachatata) 和地球之母 (Pachamama) ，山頂各有一座古老的廢墟。抵達當地，至寄宿家庭放好行李後，先步行前往地球之父山上遺址參觀。由於訂購船票時已向船長要求希望能見到當地薩滿，因此當天傍晚在住宿家庭，也安排了一位島上的薩滿來進行當地傳統的古柯葉占卜，並藉機簡短訪問占卜師。



大地之父神廟遺址



阿曼塔尼島風光

隔天參觀塔奇勒島 (Taquile)。這是一個丘陵島，形狀狹長，曾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和20世紀用作監獄。1970年，它成為Taquile族人的財產與定居之處，當前居民數量約為2,200人左右。該島的最高點是海拔4,050 公尺，並曾在此處發現前印加遺址，並在山坡上發現農業梯田。塔奇勒人以其傳統的手工藝品而聞名，不僅在秘魯而且在世界上都被認為是最優質的手工藝品之一。「塔奇勒文化及其紡織藝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島上風景非常優美，環境乾淨整潔，路上看到的居民也都穿著精美的傳統服飾，只是過度觀光化的結果，讓人感受不到當地文化特有的深度。



島上特有的拱門造型



靠近中央廣場的入口

結束航程回到普諾市區，往市中心移動過程中經過當地傳統市集，想起前天至旅遊中心詢問時提及此市集中有條小巷子，裡面有薩滿進駐，故前往尋找，當地人不懂英語，在google翻譯的幫忙下，幾經詢問找到了小巷的所在，並隨機拜訪了其中一戶古柯葉算命師，可惜語言不通，算沒幾句就被算命師攆出門。

回到市區已是傍晚，即刻趕往普諾大教堂拍攝彌撒，沒想到剛好拍攝到當地民眾慶典——一對夫婦在教堂舉行完慶祝儀式，出了教堂門是樂隊與許多家人親友載歌載舞，一路歡唱遊行了好幾條街。另外想拍攝聖胡安包蒂斯教堂 (San Juan Bautista Church)，教堂前恰好有紀念性暴力犧牲者的靜默聚會。用過晚餐，當天晚上搭乘夜車，前往旅途倒數第二站——南方大城阿雷基帕 (Arequipa)。



古柯博物館內的擺設，呈現大地之母獻祭儀式場景



小巷內有許多鐵皮搭建的小屋，有算命師與治療師等進駐



普諾大教堂內的彌撒



普諾大教堂

阿雷基帕 (Arequipa)

阿雷基帕是秘魯南方最大的城市，深受西班牙文化影響，由三座火山環繞，城內歷史中心建築為白色火山岩建造，因此又有「白城」的稱號，在此停留期間著重觀察以白色火山岩精雕細琢的老城區歷史遺跡，市內各殖民風格教堂，建築，博物館等，並前往巫師市場收集創作材料。

6月30日清晨抵達巴士總站，這是在旅途中遇到唯一播放西洋古典樂的車站，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天主要參觀市區，詢問旅行資訊，由於旅途過度勞累，抵達阿雷基帕時已是重感冒狀態，一直到利馬行程結束，都還是天天發燒的狀態，因此在阿雷基帕的這幾天，基本上都是在發燒的狀態中起身出門進行行程，盡可能地多看些博物館及市區建築。即使是在這麼艱難的身體狀況下參觀，仍難敵她的風光迷人，阿雷基帕成為我旅途中最喜歡的城市之一。

在此停留期間參觀了安地斯聖殿博物館 (Museo Santuarios Andinos)，戈延尼切儲備銀行博物館 (Museo Goyeneche Bank de reserve)，卡頌那．崔斯坦之家 (House Casona Tristan del Pozo)，聖瑪莉亞天主教大學考古博物館 (Museode Arqueología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anta María)，阿雷基帕聖殿主教座堂博物館 (Cathedral Museum)，聖德蕾沙藝術博物館(Museo de Arte Virreinal Santa Teresa)，聖奧古斯汀考古博物館 (Museo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Agustín)，聖卡塔玲娜修道院 (St. Catalina Couvent)。此外，也抽空拍攝了聖法蘭西斯科 (St. Francisco) 教堂 和耶穌會 (Jesus a la compagna) 教堂。空閒時也到當地舊貨店尋寶，找到了一些關於成年禮的舊照片，與一小片畫著火槍天使畫像的鐵片，據說早期信徒會將此類鐵片裝框，佩戴在商上作為守護符。另外，也參觀中央市集嘗試找到薩滿的蹤跡，但明亮現代化市場中的攤位，實際上更像是草藥市集。

本來預計7月2日搭車回利馬，但因重感冒，實在無法搭長途車，而延後至隔天晚上情況稍微穩定，才搭乘夜車前往利馬。



阿雷基帕大教堂



教堂內祭壇



教堂內祭壇



聖奧古斯丁教堂外觀



聖卡塔玲娜修道院，院長的會客室



安地斯聖殿博物館，內展示「冰雪女士」木乃伊胡尼塔

利馬

回到利馬，秘魯行程也接近尾聲，即使在利馬期間仍然處於天天發高燒的狀態，但仍把握時間拜訪了博物館和各大機構，跟當地友人見面，並再次造訪Cantagallo區Shipibo人社區，順利拍攝並訪問了Luz的父親—使用曼陀羅草的薩滿Ricardo。

在利馬的這幾天，除了再回到利馬藝術博物館（MALI，Museo de Arte de Lima）及中央儲備銀行博物館拍完館藏，也參觀了秘魯國家文化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Peruvian Culture），利馬天主教大學民俗與服飾博物館，佩德羅德·奧斯馬博物館（The Pedro de Osma Museum），攝影藝術博物館（MATE Museum），喬瑟芬納·拉蒙斯德·寇克斯考古博物館（Museo de Arqueología Josefina Ramos de Cox），有著人骨裝飾的聖法蘭西斯科修道院（San Francisco Church），以及荷西·皮歐·阿扎中心的亞馬遜民族誌博物館（Museo Etnográfico del Centro Cultural José Pío Aza）。

此外還到當地的舊書店尋找資料。確實有看到不錯的書，但擔心行李超過限重，無法攜帶回台灣，只能拍下書籍資料，回來後再搜尋電子書。同時也以一個下午的時間拍完整個大教堂的祭壇與內部展品，作為創作的參考資料。



利馬大教堂內部



利馬大教堂祭壇



利馬大教堂內神龕



耶穌會教堂內部



MALI美術館內畫著歷代印加帝王的屏風



MATE攝影博物館



佩德羅德·奧斯馬博物館內部



關係人LUZ與其父親

後記

「信」是人與動物最大的差別所在，信念是意志的證明，信仰則是信念的不同系統化成果，各信仰系統的成形，則受到歷史、社會等人為因素左右。匯集各群體信仰所建構出的有形無形的創造，混雜了純粹與慾念，徇己與無私等種種意識而產生矛盾與創造...信仰所產生的物質及場域不見得皆令人感官愉悅，但那股充沛的精神力量，那氛圍，那無法言說的有力磁場，信念的體現...我該如何用創作將它表現？如果那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或描寫的體驗，我應用什麼方式將之再現，並與觀眾共享？

信念與權力相輔相成，權力來自信念的交付與凝聚。舊時代的神祇失勢並被取代，一方面也因為其生存的社會已經改變。信念創造了儀式，但當信念與其賴以存在的群體產生質變，儀式成為符號的組合，而失去其原始意涵，如此的儀式是否還能激發信念？執行這些儀式的意義為何？在博物館內、陵墓內擺放保存了數千年之久的靈器及骸骨，是否還有精神存在其中？甚麼才是宗教最原始最純粹的面貌？混入了天主教元素的薩滿教儀式，是否就不純粹了？

過去的祭儀藉由天主教的形式保存至今，究竟是古代祭儀之形以基督教的式流傳下來，抑或是基督教的形藉由古代祭儀的式，脫胎重生成為一個本土獨有的宗教信仰？

「信念是什麼？如何證明信念的存在？如何以創作的形式表現？」兩個月期間，我帶著好奇心環遊秘魯，卻帶回更多待解決的疑問。或許這些問號各是一個新的開端，引領我朝向不同的方向。不論踏上什麼方向，最後總能指向——人類生命的本質。

計畫成效

此次藝遊歷時兩個月，走訪了十二個城市，完成了計劃中希望拜訪的關係人，博物館與遺跡外，也發掘了不少一開始調查資料時沒注意到的特色地點及重要機構。例如萬卡約一座風格前衛的天主教教堂，以及在路上隨機遇到的小型團踏打祭典等等，都屬於未事先規劃的意外收穫。

此外，旅途中也拍攝了作品需要的影像素材。此次旅途中拍攝的影像作品分為幾個主題，一為各城市殖民風格教堂祭壇，二為與天主教彌撒，薩滿信仰，祭典等宗教活動為主題的錄像，作為之後製作「崇拜」系列影像作品的素材。

此次兩個月的行程中，除了完成原先計劃的行程，走訪了亞馬遜雨林地帶，安第斯山脈地帶及北方海岸地帶，獲取創作靈感，對秘魯以宗教活動形式呈現的殖民歷史與當代全球化特質，也有較多觀察。雖然撰寫計畫及行前準備時，已對行程中停留的各城市做了充分調查，但實地探索仍有不少收穫，許多突發狀況一方面考驗隨機應變能力，一方面卻也常為旅程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這些都是閱讀資料或他人遊記所無法獲得的寶貴經驗。

比較可惜的是，由於獨行需要顧及自身財物及人身安全，也為了保持清醒可以仔細觀察，旅途中參與的儀式只能全程以旁觀者角度參與，例如死藤水儀式與仙人掌儀式，我只能在一旁錄影觀察，錯失嘗試這些儀式藥品的機會。

這些行程也讓我對秘魯人與天主教和殖民歷史之間的愛恨情仇，有更深刻的了解，可以相比台灣的情形與思考同為曾經的殖民地，在目前全球大國角力的情況下可以以什麼樣的策略獲得生存空間，並將之轉化為助力。例如，秘魯在西班牙時期生產大量的殖民風格宗教藝術，庫斯科畫派是其中相當著名的一支，此畫派藝術家製作許多混雜當地文化特徵的器物，成為秘魯文化遺產的一大特色；或是天主教祭儀與前哥倫布時期流傳的祭典結合等，原本是西班牙殖民者傳教與統治的工具，這些遺留下來的珍貴藝術，在今日成為吸引觀光客，為秘魯帶來大量外匯的重要資產。

秘魯將殖民歷史產生的文化資產轉化為提振國際名聲，帶來經濟效益的方法，值得借鏡，但另一方面，觀光發展導致過度商業化，文化底蘊流失，有些為了觀光而發展的部分，變得商業化且流於形式，例如觀光勝地常見的死藤水治療儀式。如何兼具觀光發展與文化底蘊的維持，是文化工作者可多思考，產業可多著力的部分。



作品：通往大地之父的道路，攝影，2019



以旅途中拍攝的錄像為素材，創作的影像作品「崇拜：白雪之主」，單頻錄像，8分30秒，2019

附件：首次成果發表座談會紀錄

本末島誌研究社#2

祕魯原住民-泛靈信仰，與自然共存的智慧

日期：2019年7月14日下午14時30分至17時

地點：新富町文化市場

主辦單位：本末工作室

講者：魏澤

講座內容：

原住民的泛靈信仰在自然中形成，其不僅是人類想像力與世界觀的極致，也呈現了敬畏與愛惜自然之心。當經歷現代化、遷離原生地與自然環境變遷等過程，他們賴以維繫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薩滿泛靈信仰，又將如何維持？帶著這樣的問題，2019年五月，魏澤再次踏上祕魯旅程，為期兩個月的時間，探查不同區域的原民宇宙觀、神話信仰，及由此產生的祭儀與器物等創造，如何反映族群生活的區域環境。例如，在亞馬遜河流域原住民信仰中，象徵河流的巨蟒有著重要地位；而安地斯山脈信仰主體則為大地之母(Pachamama)及山脈神祇(Apu)。各族群宇宙觀發展程度並不一致，反映在工藝創造與生活型態也有顯著歧異。

此次座談以祕魯亞馬遜流域Matsés、Shipibo等族群，以及安地斯山脈克丘亞人(Quechua)的宇宙觀、薩滿信仰與工藝創造為出發點，介紹精神世界如何與物質世界的創造結合，此精神又如何影響生態永續運動。



講座現場